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　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録監生臣李大任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三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勲賢

宋故中大夫龍圖閣待制致仕丹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戸贈光禄大夫少師洪公中孚神道碑

劉岑

徽宗皇帝勅朕惟石敬塘以燕雲十六州賂契丹二百年矣今海東聖主興十五年間盡有其地即帝位稱大金

遣人來海上約夾攻許以燕雲之地歸我密詔爾河北諸帥經畧之諸帥競以燕雲吉語告獨顯謨閣學士真定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府事洪公中孚極論其不可且曰臣遊邊久熟知燕人情狀質直尚氣義少文華因曩時遼主洪基用其相劉六符之言大斶燕雲賦遼雖弱其民心不忘也朝廷與遼人通好久一旦欲與大金共覆滅之於理安乎恐滅遼之後大國不易之事也凡數百言言皆切至會遣中貴人譚稹來議公曰為此謀者

國之賊也積大不樂竟劾公使奉祠去降待制又奪之時政和六年也後四年復待制知揚州歲大旱飛蝗蔽空公來之夕雨朝廷方尚黃老道士林靈素横盛其徒自東南以巨舟重載過淮陽水時輙啓閘閘吏不敢誰何公廉得之皆致之法俄以直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歸許昌宣和末河北京東盜起張仙為最上命公以禮部尚書撫諭之中人李彥領西域事於許昌素不快公聞仙欲降遽以大夫刺史錦袍金帶與之既奪其功又

誣致公等以罪於是属吏皆付開封獄公乃請老得龍圖閣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宫不旋踵奪職獄竟又奪一官停于家頃之北方兵起自燕雲趙冀而來直抵京師以城守命李回回勞軍河上見公許昌公力言京師不可守回不能用乃歎曰遡尾屬吾其歸故鄉乎遂南下抵錢塘禁卒陳通判殺提點刑獄周格甚張公奮然以禍福譬曉之卒不敢肆掠事平乃還居徽州休寧建炎二年冬祀大禮復龍圖閣待制致仕紹興元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終于里第之正寢享年八十三累階至中大夫爵丹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遺表特升四階大禮贈光祿大夫進贈少師公諱中孚字思誠高曾以來皆隱居不仕考諱文演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教子甚力公能承其志幼穎悟讀書一過不忘十四為鄉舉首選避先進而居第二壯遊太學藉藉有聲稱神宗已知其姓名當時名流如蘇東坡亦與之厚登元豐二年進士起家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黄岡尉隣盜張

韜以三葦擾境上久不獲公單馬出境追及發三矢斃之逮丁永嘉夫人金紫憂元祐四年主成都簿碉門蠻叛帥以屬公即日度笮橋呼酋長慰撫使歸命人謂公膽大於身也以薦改宣德郎知蜀州新津襄州光化縣通判代州河東漕屬近臣薦公文學政事召對便殿論錢幣源流及河東用度上是之命提舉河東常平歲省大司農億萬費增秩改轉運判官奏計及鄜州聞夏人入寇即日還治所咨旨令節制行軍深入賊境六度無

定河會諸將議城銀州事已按轡徐行鼔吹道從以還
歸奏除直龍圖閣升轉運副使錫三品服經營慕柰城
入他界三百里夜半至城下覽山川形圖以聞熈河新
邊乏用以餘金五百萬助之上喜謂得劉晏矣改漕熈
河蘭湟路轉運副使進集賢修撰興鼔鑄榷酤市易又
安西産米地博糴厚賞募邊運清樂不拘常格人樂從
之雖漕潢二水深淺竟不以為難邊乃無乏憂樞密院
劄崇威崇鋭兩軍邂逅入對極論國家養兵已多而又

增新軍費何從出上悟遂罷之湟鄯廓皆極邊行苦剽掠創烽臺置傳立石要害處以閒田給候人使自耕邊患遂息又清河東戍卒代蘭州坐團者給鎧伏使遇賊得自擊置通川通津二堡以扼其喉七寳山産金銀銅錫雄黄等甚富或勸興廢以助國用公曰是足以啓敵人心青塘内附公夕出寧州夜半至宣威城過鐵葫蘆酋長遮道獻牛酒公知人情無他入奏進顯謨閣待制升都轉運使上知公中立不倚勞問甚厚公頓首謝公

自以受上深知每論人情利害人才能否皆無隱衷上
幾欲授以政輙有阻之者公聞而嘆曰我雖不作宰相
然亦不過嶺矣旣行上命宣慰青海丙靈族帳名酋羅
拜道左聽詔且乞佛像以十數公因留詩青唐古寺壁
間召爲戶部侍郎又以待制知開德府時方受八寳禮
賜如南郊有司告乏急召入戶部去京師三十里使促
入都堂議公命吏曰賜已備宜以聞吏惕息不敢書雖
尚書亦然公獨奏果無缺吏畏公聰明思有以中之白

開封吏庇鄭仲逋負不追者公曰后父之外別有鄭仲邪吏戰栗語塞夏人齎金玉寶貨來求售公坐驛中使廷見彼曰我雖微亦使人也乃遣譯諭曰爾以貨來直買耳何使為於是酬其半夏人謂無戲我公曰往者回鶻入貢道而境掠其貨而有之舊故俱不問尚敢校邪始得公姓氏驚曰初不知河東洪老子也拜而去上喜以詔褒之一日論陜西茶馬課不登上謂神宗朝岷山茶一㮶可易一馬廐中未嘗告乏今茶數倍矣馬不致

奈何公曰著部曰飲酥乳恃茶為命若稍重茶禁不急於馬則馬自至解州鹽池歲供八十萬池壞始行東北鹽歲得三百萬而議者欲復解鹽公曰解鹽非暴以烈日鼓以南風不可成今厚灌水以積成之味苦而不可食中外已便海鹽之甘矣其肯即之乎若推廣東北之法歲入何啻三百萬哉後卒如議頃之以病告得徽猷閣直學士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太原府夏人重兵壓境來議地界公飭諸將宜乗便掩擊賊皆遁去且移

書來罷議久之移頴昌府復帥太原徙真定過闕爲可
任都司版曹者十餘人討論明堂制度俄充京兆府路
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入覲言軍政之弊甚力又言祖宗
待遇近臣優禮貌責報亦不輕身在遠外聞朝廷政令
有不當輒極論之雖大臣臺諫亦莫敢妄議熈寧以來
政事一變自廟堂大臣侍從臺諫繩以法度使不得措
一辭治忽皆不聞近又升走馬承受廉訪使者以監外
臺雖安撫轉運使皆不敢誰何部吏茍且蒙蔽不可勝

數上稱善久之復守穎昌提舉嵩山崇福宮知東平府
再移真定軍城寨近山多大木百年矣北伐有期公請
削山峻塹以防不虞未報公已去後北兵入塞果由此
道嗚呼承平百餘年習熟軟美語相容悅當時近臣肯
不顧身而言得失如洪公者幾人哉宣和五年將得燕
岑亦從公後時遼主軍瓦橋待報遼之臣王芮來童貫
軍中乞燕雲之地存遼祀且為朝廷屏蔽貫不聽芮曰
吾國以騎射為生尚不能制西夏況中國以禮義治者

邪納忠而不我用兩國之禍未艾也慟哭而去初寮宲
嘗命岑作奏乞罷此役疏上亦不報惜乎公以紹興庚
申十一月葬挾山後二十七年歲在乾道丙戌季子彙
為撫州軍事推官以書來告曰先君墓木拱已久矣碑
銘尚鈌然知先君舊事可以告者非杼山而誰於是為
不辭而銘之公配福國夫人程氏前二十五年卒子男
五知微知彰早喪知柔以右承奉郎河東提舉坑冶鑄
錢兼經畧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卒于官知彛今為右

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知彙為撫州軍事推官女二長歸左朝散大夫通判亳州劉觔次夭孫男六邦彥右從政郎保康軍令邦傑右承務郎邦彥右廸功郎襄陽州穀城尉邦雝右廸功郎保康軍節度推官邦膺右廸功郎舒州太湖縣主簿邦應薦未命孫女四長適左承議郎尚書比部郎官陳祖言次適右廸功郎趙公儼餘幼公上世貫青州北海在國初為濰州後徙下邳令淮陽軍十一世祖經綸仕唐德宗時為黜陟使議罷方

鎮侵兵朝廷恐召亂左遷宣歙觀察使因家焉遂為休寧人銘曰

七朝之英南國之靈忠烈馳聲蜀漢翺翔將命朔方慰彼西涼乃作六州如古諸侯齊晉之儔時方取燕公獨慨然抗疏叩天秉心剛忠會不我從氣干圜穹喪斯若人將四十春乃求堅珉刻此詩聲以表高塋以告昆仍

宋故敷文閣學士中奉大夫致仕休寧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謚忠

肅金公安節家傳

金文剛

先公諱安節字彥亨其先京兆人唐末徙歙之休寧遂為縣人曾祖諱仁用妣蘇氏祖諱應辰妣洪氏父諱裕贈通議大夫妣朱氏贈太淑人先公生而穎悟日記千言識趣不凡容止莊肅家貧刻意務學太淑人躬紡績以給資用少長遊校舍聲譽益振操行益厲貫通經史尤精於易學者多宗之嘗著易解以遺後人葛司成勝仲自禮部郎宰鄉邑一見期以遠到以沈公晦榜登第

時宣和六年也初任洪州新建簿秩滿范丞相宗開引為删定官當紹興初法令散佚方命修次同僚以先公通練博洽凡一切文法悉以委之書成會廣中得舊本與所修若合符節改宣義郎舊例改秩多即遷而先公獨滯故官謝祖信遷寺丞見宰相曰金删定改官在衆人之前以不事請謁無為言者祖信不敢先之五年召見奏對稱旨太上皇曰金安節好秀才若加涵養有用之才也除司農丞或問公知召命否今侍郎張致遠為

中司時所薦合往謝之公曰彼為朝廷薦人豈私我哉

竟不往渡江之初首論軍興以來國用歲廣言利者日

益繁然皆瑣碎掊克無益於國古者取民不過租賦自

漢而下其法益密其取益細至于今不可以有加矣儻

欲增之是直為國斂怨為今之計獨有推行營田之制

以省邊地轉輸命郡邑守令禁游惰招流亡與瀦澤陂

池之利以備水旱使民務本力農以廣播植庶幾田野

闢而穀粟多緩急有以供公上之求而無咨怨是為長

久之策又論人臣事君所當先者國事不可以自營所當勉者職業不可以自安況今國步未平四郊多壘正臣子忘身盡瘁共濟艱難之日茍惟利禄是圖而不恥節義之不立宴安是懷而不憂政事之不修將何所賴哉臣願陛下詔股肱耳目之司察其趨向考其勤惰有能憂國忘家服勤無怠者不惜顯擢其或懷私偷安無益於治者亟加汰黜庶幾羣臣竭誠盡力仰副陛下憂勤圖治之意言皆剴切六年夏還倉部郎官明年五月

駕幸金陵而先公留不預行朝廷別除郎符遂乞解職時以國子監丞處之以親老辭歸是月復召赴行在所既對稱旨除監察御史建言四方知朝廷之有人而無敢不服者以慮無遺筭動無過舉故也倘或謀謨不臧舉措失當使衆庶至於竊議强悍得以輕視非以示四方也陛下臨御以來推誠用人視古無媿而棟幹或撓莫克勝任皆由自用夫區區之智而無以揆天下之事是以察理不明定計不審屢舉而屢不當也夫國家建

輔弼之臣置諸左右非茍取充位而已今天下多事正馳騖不定之時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衆建大臣而使均任其責庶幾分職率屬而不至於專權同寅恊恭而不至於備位可否相濟謀無不獲動皆適當克成厥勲以彰朝廷之有人而折衝於萬里之外矣又論勝敵莫先於自治欲自治則選將以訓兵擇吏以安民卹費以豐財誠當世之急務夫兵所以驕以將非其人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也欲選將則當戒姑息而取其能

撫御者民所以困以吏非其人依勢作威倚法以削也欲擇吏則當黜貪暴而取其有恵愛者至於卹貲則禁浮靡除冗蠧公私之費無所不當卹也然後蓄力養威待時而動戰必勝攻必克矣何敵之足慮哉又奏法行於世不能無弊惟知其弊而救之則弊者可使復治苟坐視而弗卹則其害愈甚治不可與也今天下皆知官冗之為患而歲遇大禮復推恩數百人近因臣僚請奏遂詔侍從討論蓋知其弊而求所以救之之術也迄今

累月未聞有所施行得非大臣不肯任怨如議者之所言故雖知之而終不可行乎夫咈百姓以從已之欲於天下實無所利則其人足以歛怨而其怨不可以不恤若據天下之公議而去其所同患恐非所以致怨雖有無知而不悅者亦不足恤矣臣願陛下申命從臣亟加討論自宰執侍從以及庶官皆為之限通前後奏補以至致仕遺表恩澤各不得過幾員數如此庶幾少合人情雖未能盡去官冗之弊亦可以少損矣一時公卿大

夫雖有不樂而識者韙之越兩月遷殿中侍御史時此職久虛既拜命帝謂曰此朕親擢以卿忠亮備見奏文可宜安職時秦丞相再用方得君權勢薰灼無敢忤拂進其兄梓知台州先公連章論其僥冐謂始以校尉而換文學繼以文學而直赴殿試自改官以至後來差除皆非其所當得依恃權門惟意所欲豈復知朝廷有公道搢紳有公議乎上雖曲意勉從自是大忤權相繼丁太淑人憂居喪盡哀三年不入私室鄉閭稱其孝服闋

主管台州崇道觀秦氏勢益盛中外側目先公既與不合不復通問或謂少宜下氣彼能為人患先公曰得失窮通有命又安可失其素守凡三奉祠皆援赦以請俸入不繼處之自若故擯棄者十有八年權相死天子厲精庶事凡前時直言被抑者相繼召用閲月起知嚴州兩降旨趣行至則以五事奏上如平民間租税折價蠲私逋利息過取均船戶差撥之令限軍兵借請之制與夫裁削錢監官吏冗費奏上悉蒙采納凡諸縣科買之

例羨餘之獻一切罷去在郡一年俸餘之積並不納宅寄藏於庫登附版籍至今父老皆能言之除浙西提點刑獄被命出決淹獄每行得訟牒數百閉閣秉燭平心閱之多得其情民以不寃一路肅然先公久處閑廢起爲守憲例冊上供甚厚並却之雖厨傳什器帷帳籃輿之屬一無留者曰此有司之物於私家何用有旨召見除大理少卿首論獄情之不能無失者以姦猾之吏附勢徇利有以蔽之也附勢則觀望而權豪勝徇利則貪

墨而賄賂行伯州犂之上下其手以勢也羊舌鮒之黷貨無厭以利也而況於胥徒乎故治獄莫先於治吏吏姦治而聰明可悉忠愛可致欲望聖斷申飭守臣虔奉詔條獄必親慮率僚屬以正馭胥吏以嚴察其姦猾首斥去之俾覬望意絶賄賂不行斷獄得情人無冤濫以仰副陛下哀矜之意時獲偽造鹽引者中書必欲置之死公力爭之以為造成已十餘年鹽官之合追逮者多顯貴亡歿幾半且案問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兩浙轉

運使遣其屬王悅道鞫仁和令王績獄不以實遂付大理先公以勘者不實當究問悅道即醫師王繼先之子也有寵於權貴屢因人丐免先公必欲正其罪又論刑者所以弼教非言治者所當先也舜命稷播百穀契敷五教而後命臯陶明刑以弼之可謂得本末先後之序矣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令乃獨以簿書錢穀為急至於風俗之淳漓民情之美惡皆無與於己事部刺觀風者亦徒以其供輸及期文書如式不為其下所訟則已

化民成俗之方未嘗過而問焉民未臻於恥格宜也乞
明飭監司守令不必專用法令苟有可賛教化者無大
小必行庶幾先民未犯而格之尋以圜空有詔獎諭二
十九年四月從宗正卿是年冬命接伴金國賀正旦使
時經國恤猶繫黒帶至淮中流北使施宜生遅疑不肯
進先公令告之曰以日易月乃太后遺詔皇帝孝慕以
未卒哭尚素服在臣等亦當然宜生曰前者使至北我
朝以其告哀謝不欲用樂今宜生以賀使來奈何不以

吉禮見待先公又答之曰前次哀謝使雖在服制中為趨上國不敢繫黑帶今安節等在本朝界內義得有所伸不當援此為比往反數四其語始塞明年春再充送伴至楚州北副使耶律翼傔徒登岸欲解騎巡檢王松馬松不敢與遂曳以見翼翼怒輙笞松先公遣人語翼設或松等有過只合牒送本所斷遣豈得肆行鞭撻詞色頗厲乃舍之時先公官朝散大夫朝廷恐因是生事致起釁端坐降兩官而移其事對境及樞密葉義問使

北金主說當時耶律翼奪馬事曰若翼以公文索馬不得猶為可諉輒自取致競又行妄箠王松其曲在我已鞭翼二百令自劾金某非其罪還日可詳奏知至七月先公復原官至是回翔卿寺者凡四年有言其獨立無援者帝曰朕亦知之已有所處八月遷禮部侍郎謝日帝面諭曰卿久合作從官明年遷侍講九月遷給事中上諭大臣曰朕熟知其人老成且極正當必不沽激以求虛名歲當宗祀其夏已聞淵聖之喪乃奏言宗廟皆

當以大臣攝事時議者不然之殿院杜莘老言事不合
乞出除遂寧府先公封還之上使宰臣宣諭以莘老所
言不實先公奏曰臺諫所言因内侍恐虧政體久之聖
意亦解邊報頗急軍務繁興先公首以進取招納備守
三策進謂去歲海陵興師侵犯淮甸兵威方熾遽爾北
還雖可為慶而未可恃也蓋天道善應其所傾覆當因
乎人今中原之地皆吾土也有機會可取如之何不取
中原之民皆吾民也有機會可招如之何不招然觀自

昔英雄之君削平禍亂未嘗不先固根本而後征討以致寧一者如漢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内是也由是言之備守者進取招納之本也備守既固以之進取則兵勢益壯而易以成功以之招納則人知所恃而樂於從命不可不蚤圖也自古備邊之道代有不同莫如我太祖皇帝淵謀睿畧最為盡善蓋其要惟在於擇人而久任故操術甚簡而收功甚博軍市之租並賜諸將不問出入故無拘制而不乏於用以之養士則足以得死力以

之用間則足以得敵情其任之久者或至三十四年少者猶不減十餘年故皆得以盡其才當是時削平僭僞命將出師殆無虛歲迄於天下大定不知有疆埸之憂今淮甸之地控制邊隅今猶昔也如欲為備禦之計願詔大臣遴選智謀勇果有志功名之士毋間文武毋拘品秩付以一州責其自守凡土地之所出財賦之所入悉以與之俾得自用雖上供之數一無問焉如治陴隍繕器械犒士卒募間諜之類皆得便宜從事其事關國

體者然後以聞朝廷為裁其可否而施行之仍諭以久任之意使咸知未遽更代則必悉其心力不為苟且之計矣聞劉豫為金所執先公上言鄰國之情難以遥度當申嚴守禦以固吾疆陲多遣間諜以招攜貳通好之使未可遽遣順動之計更宜緩圖使民心不揺軍聽無惑養威持重徐觀其變然後起而圖之則定計審而臨機速舉無遺策矣楊存中往淮南西路採訪事宜欲廢廬州并管下四縣以附舒州徙和州於東關改和州

為歷陽縣而合肥歷陽二縣并升軍額各差兵將屯戍

先公上言朝廷欲併省移易州縣之意大要不過有三

一曰專據形勢要害以禦侮二曰參酌遠近道里以便

民三曰減罷官吏浮費以足用今據存中等所申欲以

廬州一郡四縣之地附益舒州則是舍形勢而就僻陋

如備禦何欲舉廬州一郡四縣之人供輸帥府則是舍

近便而趨艱遠如綏撫何今兩淮經兵火之後城郭室

廬焚毀戶口牛畜散亡見雖招集猶未復業帥司欲行

措置茫如捕風今遽移郡置堡剏建官府豈無騷動謂之省費得乎即此三者無一可行然參酌事宜權衡輕重緩急先後當有次第為今之策莫若以戍兵為首屯田次之修築城堡以控要害又次之蓋州郡無兵不可為守百姓無兵不能安業如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䰟明帝嘗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而孫權築濡須塢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亦能以寡制衆蓋形勢之險攻守

百倍豈有昔人得之可以成功我今有之而反自棄之
非良策也欲望朝廷特於沿江量遣將卒一二萬人分
屯二州使壁壘相望足為沿淮一帶聲勢然後廣開屯
田使兵民雜耕仍修築東西關之險以備固守況濡須
巢湖之水上接店埠下抵江口可通漕運則二州之戍
兵與其就食沿江初無少異而卷舒之間成效相遠矣
隆興初金布色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論和議畫定四
事其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割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金

銀絹之數四叛亡俘獲之人有旨令侍從臺諫於後省集議先公條奏今日之勢非惟中國在於速和而北朝亦未嘗不欲和也近北使之來書詞雖嫚而卒章情狀畧可見矣然又懼我測其來意而有輕之之心也故倡為大言邀索舊禮儻若直情徑行而不示以開納之意則邊備未固國力方匱亟與之戰能無殆乎若因其咫尺之書遽為之屈安知不乘我之怯繼以難從之請不與則廢前功與之其何以為國為今之計北朝欲和理

難拒絶當權時之宜與之通好以休兵息民但講好之
後益當選將練兵蓄威養鋭大修軍政以為後圖且謂
既許通好則使命不得不通但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
雖肯從猶有未盡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
拜二字考之祖宗與大遼書問儀式亦有不同皆合議
定令得允當海泗唐鄧為兩淮襄漢屏蔽恐絶中原士
民歸嚮必不得已寧於歲幣少增其數以厭其貪求但
修奉陵寢迎護梓宮當在所先宜於國書中首及二事

然陵寢地居河南今欲其以地歸我未必肯從謂宜議定還境地每因遣使入國恭往陵寢朝謁是時廷臣各有建議而主說不一至十二月湯相思退奏請遣王之望龍大淵等通問發行在所明年正月金復書大畧言四州係本朝内地不當言議外其餘事非帥府所當可否上不欲報而湯相固請答之進呈上以書詞示弱却不用繼而布色忠義以未如所欲為詞遂與志寧分兵南下自清河渡淮守將魏勝戰死上聞有金師乃命湯

相都督江淮兵馬仍詔荆襄川陜嚴為邊備湯不行而
臺臣奏乞罝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庶和議
決成於是太學生張觀宋邦葛用中等七十二人伏闕
上書乞斬三姦臣而用胡銓金安節虞允文龔茂良等
協謀同心以定大計時有白劄子欲車駕幸金陵有旨
合議同奏先公奏曰竊惟建康江山險固從昔以為帝
王之都蓋以南控楚越西連巴蜀北接中原最為形勝
今將圖維經畧指揮號令固宜駐蹕於此然兩淮師旅

之後藩籬未立自昔所以壯根本而固形勢者一切未備宗廟宮室官舍城壁倉廩營壘皆非倉卒所能辦集民思拯救如在焚溺宜須詔令以建康臨安猶唐之東西都今雖暫還臨安自此當往來廵幸仍詔有司按求吳晉以來城壘舊迹以次營造以俟駐蹕庶可慰遠邇之望成宏濟之功時淫雨為沴有傷蠶麥詔從臣陳弭災之術先公奏曰隂陽之氣行乎天地之間慘舒為寒燠濕燥為雨暘氣均則和氣偏則沴雖云天運有數實

與人事相符聖人居泰則裁成輔相以保其和遇災則
恐懼修省以求其應用能導迎善氣變災為祥至於卿
士之列郡邑之間刑罰失中賦役不平貪夫侵蝨以傷
民財暴吏肆虐以戕民命有一於此皆致災之由也在
內令風憲之臣彈劾在外令廉察之官按發俾官曹清
肅民無寃濫則和氣可召而災害不生矣是時邊境寧
謐上下恬熈上圖治甚切乃賜臣下筆札令取當今弊
事悉意以聞遂奏聖王之治天下若天地覆載日月照

臨一視同仁初無偏係而小智苟得惟務殖私不顧公議妄有干請儻遂其欲實蠹大猷仁宗皇帝闢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特詔禁絶内降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毋得施行敢以貨賂結托貴近者令諫官御史劾奏陛下躬攬權綱靡容侵撓而貴近循習未盡革心尚事僥求乞從中出若不嚴行抑絶慮啓倖門欲望特降指揮溥加戒敕敢有違戾並置嚴科庶知警懼又言聚人曰財理財曰義義者天下之制也以義為主而斟

酌損益使得其宜則人情允愜事皆可行比者獻計之臣以邊境未寧師旅費廣多以財賦為言或欲收天下田或欲收諸郡公使或欲罷宮廟差遣或欲貸豪戶緡錢以至括道宮佛祠贍給之餘減見任待闕寄祿之俸苛細者或傷國體太甚者或咈人情徒為紛紛而終於不可行矣果何補於邦計哉臣聞仁祖寶元二年賈昌朝上書乞取景德以來迄於景祐凡百用度靡有鉅細校其出入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有不急皆罷省之詔

以樞密直學士張若谷右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裁省以聞琦言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從前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今多事之時減省之計實為先務欲望聖明稽寶元詔旨命官詳校凡百浮費無問鉅細一切罷去庶幾蠹弊悉除邦計寖阜仰副陛下崇儉國本之意時朝廷集議奉上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先公

奏曰臣之事君子之事父所以崇報推美之心豈有窮
已然自堯舜三代以來能盡事君事親之道為天下萬
世臣子之法者一本於禮而已禮之所有不敢以不盡
禮之所無雖毫髮不敢有加焉謹按三皇稱皇五帝稱
帝既已兼三皇五帝為之名而天下之父則曰太上皇
帝尊之至也唐明皇不考於義乃以皇帝為循常之稱
遂加以開元聖文神武之號違禮悖義先儒固已非之
逮神宗皇帝始毅然不受遂為萬世法自是累朝遵奉

以為故事子孫所宜世守而勿失也臣願陛下事親之孝無一不合於禮而太上皇之盛德全美益昭著於天下惟聖慈裁鑒之隆興初臣寮奏乞將改秩闗陞薦章權行寢罷朝廷集議施行先公言法弊則廢法法不弊而人自弊之則其責在人本朝自太祖以來患州縣幕職丞簿尉之官繆濫者多故内自翰林學士外至監司長史皆許薦舉升改中間惟歲月以近員數多寡時有損益而薦舉之制則未甞廢今若患其奔競而寢罷之

何異因噎而廢食甚不可也欲救斯弊莫若必行連坐之法然犯人事覺舉主臨時陳首欲以徼幸免罪是立法雖嚴而行法太恕此致弊之大者冝遵用舊制不許自首量其輕重削秩停任仍按太中祥符詔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聞當行責罰庶幾併革不舉之弊而無變古之譏矣時有詔起楊存中為江淮荆襄宣撫使遂奏云比者陛下視師江滸號令一新天下方注目以觀傾耳以聽凡所擢用悉宜得人況欲盡護羣雄兼領數

路大柄所寄尤當審圖國家安危在茲一舉夫欲成天下之大功當有以服豪傑之心慰遠邇之望存中巳施之效不待臣等具陳項以權勢太盛人言藉藉陛下曲示保全俾解軍政實仁聖始終之遇人臣莫大之幸也今復授以此任事權益重豈惟無以慰海宇之情恐非所以全之也上曰若不肯書詔當具誰可為者會劉寶王權敘用先公復奏云此二人得罪之由並以久持兵柄積有大戾實則貪惏刻剥黷亂軍政權則庸懦喪師

幾至誤國頃以臣僚論列罪狀顯著太上皇帝奪寶節旄投之散地權則貸命除名永不收叙中外聞之莫不欣快今陛下初登大寶正當大明賞罰激勵將士乃首以貪黷刻剥喪師誤國之人寘之軍伍示以復用臣不知兩淮將士聞之何以激勵且謂朝廷初政威令如此豈不相視解體甚失陛下修政治兵圖復境土之意也

孝宗皇帝臨御之初首詔講讀官宿學士院燕見咨訪甚悉時先公啓陳皆切治體如嚴用例之弊革內降之

恩去浮冗之費曾任三衙管軍大將總領鈐轄者使各舉將才限一月奏聞堂除差遣宜省歸吏部許長吏辟除益清中書之務非統兵戰守官不得援請真俸其蔭補文武官宜各依本色毋令求奏文資妨右武之義臣僚得致仕遺表恩降不宜許奏異姓使得與高貲為市平生素疾倖冒職或過之未嘗少置又嘗進言廣薦舉嚴賞罰文臣轉行奉直朝議不許用賞磨勘武臣自觀察承宣節度使太尉開府不許越次超遷及作一官轉

行至於久任將師以謹邊防推行營田以省轉輸務本力農以廣播植凡見之施行者皆所建明也李唐卿始因禁中作過降充祗應内品雖大赦永不收叙仍不得充入内省准指揮並與叙復元官除落過名不理遺闕先公執奏李唐卿昔之被罪如此其嚴今之蒙恩如此其渥未詳其故成王之告君陳有曰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夫中者無過不及之名非但施諸行法宥過而已欲望睿斷將李唐卿元

犯指揮更賜詳酌施行又論王繼先罪惡積稔不應用赦恩從便成彦忠以遥郡刺史不應以日前恩賞併轉兩官李珂係潛邸舊人曩以上書補官資格甚卑不應驟除編修恐虧大體凡權勢顯貴有申請不合條令者必論奏無所避上甞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罷上面勞曰近日都不見卿繳駁有所見但繳進朕無不聽上初在建邸龍大淵曾覿為内知客遭遇恩寵後即位授大淵樞密副都承旨曾覿帶御器械劉公度時為

諫議大夫累疏論大淵等憑恃恩遇變亂是非且云毋使暬御干預樞筦詔大淵除知閤門事覿權知閤門臺諫相繼論列奏入不出聖意未回宰相逆知先公必以為言乃因鄉人之在朝列者私以語之曰儻書行此或暫在告即有政府之除先公首卻不納亟論奏謂舜稱堯有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夫堯以如神之智其臣莫及猶不恃乎己而樂從乎人況進退臣工豈係細事何必咈諫諍之忠言戕天下之公議乎臣於大淵覿功過初

不詳知但見搢紳士民莫不指目又聞臺諫相繼有言今大淵罷都承旨覿罷帶御器械並以閤門處之論職事則舍劇而就閒論班次則皆超遷矣反因紛紛擢寘此地議者謂陛下自即位以來凡臺諫有所彈奏雖兩府如葉義問大將如成閔以至侍從要官欲罷則罷欲貶則貶一付公論略無適莫獨於二人乃為之遷就諱避殆非堯稽于衆舍已從人之義也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

陛下若不俯從則恐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謂金某扇
動羣議命宰臣宣示御札諭以在太上時小事不敢如
此乃抗章自劾並以職守所在思效其愚伏望聖度兼
容或未忍遽加誅戮即乞重行竄責以明邦憲以警官
常兩得旨無罪可待越日乃降出給舍繳章有旨給舍
未知功過臺諫只是防微罷劇就閒已允公議尚兹繳
回可特依張魏公趨朝語於衆曰金給事真金石底人
不可干以私力薦先公可為執政時以論列曽龍事正

忤上意不果遷未幾拜兵部侍郎先公久欲去位至是或以為非遷勸其決去曰若爾乃躁也事君之義不當如是越數月乃丐祠凡四上皆降詔不允執政者亦為之言乃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時胡澹菴銓居後省亟行繳奏臣聞書曰圖任舊人共政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金某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臣嘗兩奉聖訓決不令其去位臣竊喜抃謂陛下納諫之誠逺追堯舜貪賢之美不減湯武臣退而書之以

為萬世美談玉音在耳忽除金某職名宮觀臣實未喻
陛下直以金某年當致仕遂聽其請以漢張蒼七十餘
不當為柱下史唐張柬之八十不當為宰相況國朝富
弼文彥博皆八十餘尚不聽其去金某齒髮未凋筋力
尚健究心職事愈於丁年憂國之心不在衆後豈可遽
令引去陛下留之經筵亦何不可如臣等輩不及金某
遠甚金某引去臣輩胡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上從所
奏繼而先公又伸前請上曰前日以卿請不已姑勉從

耳後有繳留雅合朕意臺諫亦來留卿卿其安職隆興二年正月除吏部侍郎兼權尚書識鑒精明流品一清首論銓曹用例之弊謂聖制以道立法須之有司考驗稽決卷有定制但推行之際或有未合條令難以拘文則當為之申明事體相類可援為比則宜許之用例所謂例者非有所增損而為是贅文也推原法意而使歸於全備耳閱時寖久類例猥多居官者不能盡察為吏者得以為市宜其滋弊不可勝言比年以來吏員衆多

而闕不足以處之雖朝廷除授不能不使之待次而士夫亦資之無敢觖望以員多闕少其勢固然也或遇遷改事故則後來皆得次第之任雖躁進者不容越次以爭先恬靜者亦不憂及期而見奪故既得一闕則安心以待之近或不然每遇遷改事故别差人銜替使未嘗待次者遽得見闕而先授者却令改替仕進者始不安其分矣聖明深知其故特降指揮應在外堂除者若待闕人内事故闕並不許著人承填蓋以玉音示下使不

得容私於其間也臣愚欲乞應在外堂除去處如見任及待次入別省差遣者亦依事故闕令巳授人次第之任庶幾授受之際悉歸至公人無覬覦各安其分四月除吏部尚書時議者欲鑄鐵錢與銅錢並使乃奏云鐵錢之議本為銅寳之乏而設今廣按之司監掌之吏不得其人竭膽水之利而求羡以規賞剥銅戸之直而侵漁以規利所得銅寳頻虧舊額是銅之乏乃官吏之弊非錢法之弊也官吏有弊而未革錢法無弊而欲更乃

謀鑄鐵以為錢是豈理財之良策説者乃謂祖宗朝常用銅鐵中半矣殊不知因唐末五代之亂無所取銅或鑄以鐵故國初因之莫遑遽革厥後知民間不便乃令專用銅錢則銅鐵中半非得已而不已也今欲鑄鐵錢施之沿邊沿海將以救銅錢出塞越海之弊誠恐銅錢蓄於有力之家秘於窖藏之室未易盡收此雖益重其法以禁其往彼必倍增其直以募其來是驅銅錢以富塞外之人而使吾民忍窮宿怨以用鐵錢也豈有拂民

之情奪民之利以資姦豪而不失其心者乎凡所論奏
忠誠激切不惜盡言自是請謝事益力章屢上不允且
頒詔俾安厥職抗章七上辭情懇至不可遂留詔以敷
文閣學士轉一官致仕賜對衣金帶鞍馬時去郊祀不
遠特許奏薦不降等恩澤與其姪承受及陛辭之日上
曰卿且暫歸旦夕復召卿目送久之見其官服止繫帶
復命之回從容問勞曰卿尚未佩魚特以金帶賜卿去都
之日自從官而下送者數百人皆相與歎羡以為中興

以來全名髙節鮮有其比道傍觀者如堵皆言可惜此
老子去其為時所重如此上復謂宰相曰金某丐去可
諷諭之旦晚當再召用先公既歸未幾太學生許衍等
百餘人伏闕上書乞召用及從官臺諫以為請者相繼
不絶在法致仕尚請俸給之半公獨一無所取生理蕭
然所入不繼僅有伯祖通奉義撥之田以給家食退居
凡七載恬静自處無異於韋布時暇日則杖屨自隨涉
近郊徜徉於篠真山下超然自適每對客曰臣之事君

嘗致其身今既謝事則此身方為我有家居不事杯酌或親故厚善者過訪清談盡日以貧自樂出處不渝至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有一日以疾終于正寢了然不昧如悟道者此皆平時學力所到享年七十有七官至中奉大夫遺表聞贈通奉大夫爵休寧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謚曰忠肅淑人張氏後先公八月奄棄累贈和國夫人子二人長偁文林郎四川總所幹辦公事次侃朝請大夫通判揚州女二人長

適宣教郎汪擇善次適廸功郎汪潢孫四人箴朝請大夫通判瑞州篪承直郎泉司檢踏官篸通直郎吉州太和縣丞簡文林郎廣東市舶監官乾道八年春奉遺命與夫人張氏合葬于縣南葆真山祖塋之左葬之日家無贏資遂鬻所賜金帶以奉襄事先公天性樂易襟度坦夷凡所論事根本教化尤為得體與凡相友愛畧無間言比郊恩奏凡之子僎所居屋廬僅蔽風雨獨喜誦書多至夜分年雖髙而益精明或問其故先公曰平生

不喜言禪又不善導引但少思獨宿耳與人交開心見誠喜愠不形於色被容接者深以為榮人或負已亦不與較所居雜委巷中嘗有顯者戒謁久無應門徐自屏間受刺而出就其僕使傳若器具人退而恱服西蜀人士有過若者云吾鄉至以比司馬公里有或為過舉者必曰金夫子無乃聞之輒縮朒不敢為後進尊其德行為立生祠於縣庠其正色立朝不事詭隨職守所在必有建明至於君德之闕遺時事之得失人所不敢言者必

盡言無隱嘗曰自昔士大夫始進多務迎合稍如意則患得患失不復能副前言以此為人主厭棄未有委富貴潔去就而見輕於時者也葢其持論素定故自小官則號恬退曾不以富貴易其所守每於榻前論事則忠直鯁亮毅然有不可奪者其在瑣闥封駁尤多嘗面薦晁公武龔茂良可為臺諫率皆稱職又薦汪龍溪藻程顯學邁可備論思之列後皆為時名臣又薦汪龍學勃可備親民程龍圖大昌可備文學凡薦引人才主公議

陰為奬拔未嘗示恩於人以故人多不知始攝郎曹為當軸者所抑及居副端有疏其短者卻之不受晦菴朱文公有書答汪伯虞云尚書金公先友也熹頃歲嘗獲晉拜於臨安俯仰十有七載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起敬起慕甚矣其為當世所推重如此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奏議十卷表疏一帙周易解僅存惜乎餘文散落諸父家未能裒集歸一又恐歷時浸遠後之子孫不知先公遺事遂泯沒而無聞謹叙

錄其始末以為家傳云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三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四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勲賢

觀文殿學士汪莊敏公澈傳　宋　史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浮梁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用万俟卨薦為秘書正字校書郎輪對乞令帥臣監司侍從臺諫各舉帥高宗善之行其言除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金歲久邊防浸弛澈陳

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顯仁皇后攢宫訖役議者欲廣四隅士庶墳在二十里内皆當遷命澈按視還奏昭慈徽宗顯肅懿節四陵舊占百步已數十年今日何為是紛紛漢長樂未央宫夾樗里疾墓未嘗遷國朝宫陵儀制在封堠界内不許開故合祔願遷出者聽其意深矣高宗大悟悉如舊葉義問使金還頗知犯邊謀澈言不素備事至倉卒靖康之變可鑑今將驕卒惰宜加蒐閲使有闘心文武職事務選實才不限資格

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殿中侍御史陳俊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予祠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雷雨雪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非常之變殆為兵端今荆襄無統督江海乏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内結閹寺王十朋陳俊卿等繼論其罪高宗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罷會金使高景

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彊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求和厚遺金繒今輙出秀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睿斷益兵嚴備布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遣馬帥成閔以所部三萬人屯京襄以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詔凡吏能否民利病悉以聞過九江王炎見澈論邊事辟為屬偕至襄陽撫諸軍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守荊南澈奏襄陽地重為荊楚門戶不可棄歙將劉蕚擁衆十

萬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光黄擣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西令吳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而自發鄂之餘兵戍黄州俾拱留襄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時唐鄧陳蔡汝潁相次歸職方未幾海陵王殂澈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新主罷兵請和召澈入為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同贊内禪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預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

趙樽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倜於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閒民汰冗卒雜耕為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民償種私其餘官以錢市之功緒畧就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赳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甫倜以忠義結山砦扼敵要衝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敵計趙樽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散五百餘人澈漫不加省

乞罷黜澈亦請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寶疏
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位二
年以觀文殿學士奉洞霄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孝宗
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籬又皇甫倜控扼陳
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倜復内徙敵屯新野相距百
里爾臣令趙樽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
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孝宗善之時議廢江州軍澈言
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復請祠尋致仕卒

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敏澈為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為臺官高宗曰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容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大宋故正議大夫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程公卓行狀

傅伯成

曾祖士彥故贈太子少保　妣咸寧郡夫人金氏

祖昳贈太子少傅　妣高平郡夫人陳氏

父世昌贈太子少師　妣新安郡夫人朱氏

公諱卓字從元徽之休寧人也自儀同忠壯公靈洗效節於梁居新安之海寧今占籍於此者皆其裔也惟程氏之先系出重黎氏世序天地歷夏商周而失其守及宣王時伯休父為周司馬始見於詩國於程子孫遂以

為氏其世次遠而分至唐定氏族程氏之望分為七惟
忠壯公之後獨蕃衍於是邦為新安甲族少保倜儻尚
志氣富而仁延禮名儒訓迪子弟士有來就學皆館穀
無倦由其家塾以成名者甚衆少傅通文史能繼其志
長子尚書文簡公大昌始以瓌文直道被遇阜陵為時
儒宗少師則以家事自任而成其兄文簡之學傳德龔
訓尤篤風義儲休委祉用集于公程氏益以大公生而
神姿高徹穎悟絶人純静無他好惟潛心經術文簡公

深奇之盡以其學傳焉淳熙十一年遂冠南宮别院廷對又首乙科授揚州司戶參軍紹熙元年因薦者陞從事郎為撫州崇仁縣丞五年該登極恩循文林郎慶元二年遇慶典循儒林郎四年以薦員及格班見改通直郎知處州龍泉縣未及上丁少師艱六年七月服闋再調吉州龍泉縣嘉泰二年十月有旨與六院差遣轉奉議郎四年五月差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開禧元年正月差充禮部貢院點檢試卷官五月以堂兄太府寺丞

準親嫌改差監行在都進奏院九月除宗正寺簿轉奉議郎二年五月除司農寺丞十二月以親老抗疏請外補差知嘉興府丁母新安郡夫人艱嘉定三年八月服闋以嘉興治最授朝奉郎九月入為大理寺丞轉朝散郎四年正月差充省試參詳官二月就升正五月除尚書刑部員外郎十月勅借朝請大夫工部尚書充賀金國正旦使明年春使回以勞授朝請郎五月守刑部郎中九月除軍器監兼吏部右司郎官賜六品服六年四

月遷權太府少卿八月以言者去國七年三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轉朝奉大夫十二月起知泉州轉朝散大夫九年六月就除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泉州十年二月還司三月兼權福州十一月除直秘閣知福州主管福建路安撫司公事轉朝請大夫十二年七月召赴行在奏事十二月除秘書少監越十有三日除起居郎十三年正月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五月差充殿試詳定官六月講經筵終篇以修注

推恩特授朝議大夫七月進玉牒以公嘗稽宗籍授中奉大夫十月除權工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賜三品服轉中大夫十四年四月兼權吏部侍郎六月以進書恩特授太中大夫八月除給事中賜對衣金帶十一月以禋禮告成封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五年三月該寶璽恩授通議大夫進封休寧縣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四月進寶禮成授通議大夫九月拜同知樞密院事進封休寧縣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食

實封一百戶十六年四月公以疾在告六月五日疾稍
間出赴朝參退朝疾復作二十三日遂草上奏乞納祿
有旨轉正議大夫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進封新安郡
開國侯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越一日公薨于
正寢享年七十有一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降中
使卹其家賜東園秘器龍腦水銀以殮銀絹一千匹兩
以不願勑葬加賜五百匹兩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官
其後六人公儀觀秀偉凝重如山宇量宏裕喜愠不形

於色人莫能窺其際自為諸生時識者已期有公輔之器天分素高加篤學力行本之以誠養之以厚守之以正以是立身以是事君以是治民出入中外幾五十年名節全瑩終始如一日雖致身兩地未為不遇惜在位日淺未竟其功業然平生所立亦可以無愧矣初試民漕掾時楊帥都丞鄭公興裔馭寮吏甚嚴幕下有傾險者專言人過以取悦帥嘗以一二事質諸公公曰卓所知者職而已他無庸知帥慍曰君亦黨乎色頳屬公終

不為動始察其恍更加禮異焉詆誣者反以獲罪人服其忠厚淮上衍沃民多儲蓄巨胥獻計會其數而征榷其稅其利甚博至許互告則盡籍所積以充賞民苦其擾命公往涖之公曰民積粟以備凶荒也亦足以寬公家之憂且彼歲旣輸租矣又未常販鬻今征之何名哉帥悟曰微戶曹不聞此言胥幾誤我詰其欺置之法邦人甚德之崇仁江右巖邑民尚珥筆有無賴宗子挾羣不逞專持縣事橫甚邑人側目公執而械之獄痛懲之

隨從者皆抵罪凶猾始戢漕使吳公獵委公攝邑事首以教育為急時至學宮與諸生講明義理禮耆舊獎拔雋異以風厲之縣有楊田茭陂省莊屯田計二萬八千餘石歲輸于郡然民户所入於縣者十不一二每移他邑代解邑以重困公條陳其害申於外臺縷析上聞罷之公私以為便泉江有遇害而失其身首莫知孰殺之者公燕坐默思恍若有所見曰只尋親人呼其妻詰之曰汝知而夫平日與何人惡婦沉吟久之曰昔常與伯

父因兢墳土有恨乃執其人遣吏搜其家得衲衣一持示其妻妻一見號泣曰此即手所製與夫者也復詰其人何從得此始駭服遂正其獄甫書初考即有別院之命始莫識其所自已乃知參政袁公說友所薦公與之素昧亦無與為地者時人咸服至公且頌其得人時誠齋楊公萬里聞之為賦詩有拜了除書却問媒之句蓋紀實也公始登朝慷慨欲捄時弊以宗正簿輪對首論諸州公帑妄費謂祖宗之制於諸州軍公用須出於給

賜之恩然各有等差之辨故人心有所厎止而不敢踰越今之公使名曰分隷往往鼛中人十家之產不足以供一餽之需極細民終身之奉不足以當一燕之費互送將迎無有限極民生益困國本益壞蓋制之無節則用之無藝此必然之理也乞取會諸州軍公使錢之數隨其所臨大小以定其所用多寡要以一歲之內至於若干數而止諸路監司大率準此立為定則與時交替以數來上於是而加考覈焉庶無過取過用之弊矣又

論馬政之弊曰馬者兵之本也臣昨備數諸軍糧料院會計一歲所收之數僅足以備補是歲斃損之半則一歲所失可謂多矣臣又嘗以前此數年考之大抵歲收常少所損常多數年之後馬必甚闕豈非軍政之大害乎夫以民養兵以兵養馬官給芻粟而馬之充腹常不足甚至有以馬養人之譏臣欲乞責內外主帥盡牧養之方稽其損耗防其減尅而嚴其責罰上深然之槜李輔郡公以推擇出守剖決如流莫不切中其情然終歸

平恕或偽為倅廳印紙與奸民為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布既廣吏因事覺視為奇貨謂無真偽當歷加追驗則所得可裨郡計不少公曰此不過偽造者罪耳若一一驗之編民並擾吾以安民為先利非所急也乃諭民有誤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集一郡晏然尋以内艱解郡公之在憲部也論胥吏之弊曰有官府則有胥吏不可闕也亦不可冗也吏數愈多則民蠧愈甚民蠧愈甚則官府無由而清獄訟無由而平民生無由而日

趨於厚也欲申飭諸道檢照條令隨州縣大小以定吏額私名罷吏一切逐去庶幾胥徒簡少文書省暇政平民樂不為無補詔有司頒行郡邑加遵守焉未久北方玉帛復通人情危疑無敢往者公獨請行且以覘中原事機節使判宗趙公師𤰞偕往焉公威容端肅專對明辨遂為之加禮歸奏畧曰臣竊觀鄰國以徒威立國故其所自恃者勢而其所不足者理是理既失勢亦隨之此渙散陵弱之漸可預覘於今日自其兵言之韃靼據

有偏方非能地大力强有加於昔日也而頻仍侵掠莫克誰何倉惶周章搏手無策乃盡遷民兵不遺老弱傾其國以捍禦之怨讟繁興潰裂四出乃下令曰潰兵五日不出者死徒揭墻壁潰者如故方且日夕惴惴南向清野惟恐本朝之兵乘危擣虚腹背受敵此其兵不足恃者也又自其民觀之螟蝗水旱連歲為虐昨幸小稔軍旅之興又復橫取無藝常賦之外曰和糴曰和借財竭力殫咨嗟滿路乖氣召戾自冬涉春數月不雨今河

南粟直既倍常時燕山之直萬錢石粟飢民嗷嗷舉無生意怏怏然歸咎其上其民心之不足恃又如此顧乃飾虛偽以欺人事形跡以示外使事往還畢時率以州縣之吏奔走服役今也騎士取之鄉民甲兵取之市户糧食因其自備弓刀亦其自隨諸如此類自謂可以惑人而其中拐然已不可掩於斯人之口徒感之失今已如此他時後患未知所終臣欲乞陛下制人以已御遠以近明政教以立治厚德澤以及物使義積而邦本愈

强恩深而人心愈固選擇將帥訓練軍伍修車馬備器械徐起而收之齊人歸疆宣王復土其在兹乎上怳褒勞殊渥自是始議止絶歲幣正敵國之名不復與通大義始明矣公為戎監上言古之善將者非臨戰而後計過敵而始謀也求兵法於往古考地理於圖誌以啓迪心思發明機變何謂兵法摧堅破鋭擣虚擊實其政也有方深溝高壘雉堞相望其守也有策舳艫蔽江鐵馬風馳其用之也有宜諸如此類皆平日所當講明者也

何謂地理兩軍相接必知某處可以倍道可以設伏某處可以斷後可以横衝取糧有地會師有所諸如此類又皆平日所當講明者也今之將帥其果能盡知此乎臣愚欲乞陛下嚴諭遠近軍帥凡列衛之間沿江之衆自偏裨以上各使條具方畧圖畫形勢以滌其昏而開其明以發其蒙而動其機不責其文詞而惟考其智略審擇裒類上之樞府擇可行者頒下分屯去處俾互相告語閱時既多見聞日廣冑中之甲兵帷幄之籌畫實

足以為巽日規恢之地時上方向用期賛中興有忌嫉者横興萋菲畀祠廪未幾起鎮温陵凡積年滯訟不決者一經裁斷莫不悅服公深思便民之策可經久者一曰減免上供銀數二曰發泄境内楮幣大畧謂本州舊有銀坑而紬綿絹帛非本州所出朝廷以有無相通撥台信邵武建昌四州軍合解上供銀令泉州代納却令四州軍以所産紬綿絹帛折價還泉州支散官兵自泉州銀坑閉廢銀價日增比之舊價十增其七四州所收

絹帛過歉猶有減放又逐歳拖欠動輒數萬欲乞將本州代納上供銀一半科取民間買紬綿絹帛支散官兵一半將四州軍應副紬綿絹帛之數令自賫起發庶幾泉民稍紓先是淳熈間文簡公守泉日具奏未行公申前説而加委曲焉政路甚以為然事下都司沮止之議者惜焉越四年大卿宋公鈞知泉本公之説告于上時公持從㚖事竟以濟其忠信惻怛篤於愛民終始不倦蓋如此至論楮幣則謂本州田少土瘠逐年全籍廣米

接濟計一歲收糴之費為錢百四五十萬緡錢會中半而廣南未承朝廷指揮行使官會以致本州會子積而不散乞劄下廣東經畧將合解上供窠名錢銀收買販米官會全綱起發劄下本州告示人戶各以錢會中半收糴其會子賫回廣中就官兌錢或白金充上供銀錢之數廣廣錢本州楮幣其來雖多而轉流廣郡不至積滯期年政成民以大和謡咏四起於是士祠公於學商賈父老祠公於衢緇黄之流祠公於梵刹尚書楊公炳侍

郎李公訦皆先朝耆德寓是邦敬服公曰古君子也閩
適謀帥上念無以易公者就拜閩寄公控辭甚力朝廷
不許公以民害之大者莫甚於盜亦莫甚於吏鉏姦剔
蠹滌蕩而振刷之稅籍始明獄訟無滯郡圄所禁總十
二縣之事止十有五人公乃新學校括學糧增養士之
員及論三山海寇所以難制者以兵將皆不習海道之
險欲擇選統領及所用廵兵使之朝夕閱習長於水戰
則盜之長技無所施矣上念公久勞于外有詔趣覲公

辭不獲命入對論舊將不可專恃虛籍不可徒費蓋富貴既足則壯鋭銷鑠不若拔諸偏裨下列志氣盛强必求自見至若尺籍伍符核實未盡或有敗衂及差出病傷之類不以實聞所破之劵主將掩而有之虛費類皆如此要當委自總所更加考核使供軍無虛破之弊士卒有可用之實此内修外攘之急務也又言泉貨洩於外邦銷為器用法禁不能止不急救之中國之銅日少上曰然豈止於少殆將至於無矣公欲以鐵銅錫三者

合而成錢如往者夾錫鐵銅錢之類外邦得之則為無用小民銷之不可為器如此則重者反輕法不嚴而弊止上皆嘉納之不一歲進貳冬官時將帥多事尅剥士卒貧困公極論之以為將之所恃在兵兵之所恃在食今者掊尅日滋士心寖失請給朘削乾利取羸恩施於上怨起於下自今支散請給不宜屬之軍將總所則委屬官州郡則委通判令彈壓之則上恩可達而士氣稍紓矣公每因經筵進讀必寓獻替規切時事言州郡不

可輕畀必試其事無容但拘資格又謂三邊之勢兩淮為最要上游河水多淺秋冬可涉恃水為險者淮之東也依山為險者淮之西也防守之計在乎兵將得人又以近來州郡稅賦折納大為民患藝祖有折納違制之論孝宗有無食貨兼取之說乞明示州郡俾之遵守又言今之兵冗當嚴考核以革虛名無實之弊官冗當裁選領不釐務暨琳館之虛員費冗當節迎送修造與夫添給妄用又言援例廢法實開僥倖之門是致賞罰無

章私情勝而公道泯宜守成憲凡公所敷陳皆切中時病深當上心及居東臺封駁之任抑僥倖振綱紀惜名器凡所爭執皆關大體有臺臣論事專徇賄賂既從黜罰而上恩寬大復畀職名公駁之言貪夫狥財以辱言路而置不問政刑安在上知公果可大用也故雖自以年邁迭上封章丐祠而聖眷方勤不允未幾進貳本兵天下想聞其風采公膺重任夙夜經心職思其憂形於言色猶念新疆雖拓於版圖其費無藝歸附尚煩於籠

絡其志難量邊面故老相繼淪亡孰可倚仗捍城宿將凋喪無幾孰備驅馳加之逃亡不補而尺籍多虛將帥刻剥而士卒怨忌必將蒐練軍實奬拔人才警飭營屯申明紀律凡三邊之險易虛實諸將之勇怯能否糧儲之豐耗城池之修圮甲兵之利鈍科條邊鎻靡不備周而所謂宏謀大畧沉機秘策關於國體輕重鄰敵利害日與廟堂講明議論咨賛廟謨人莫預聞每以先皇倚注之深欲自竭仰酬隆眷百慮嬰懷積成煩悶上憂之

甚欲遣中貴問疾增損狀公力辭遂止少愈入謝上目公有喜色玉音問勞閒卿近少違和幸已平復宜厚自調護公再拜稱謝退朝即自力治事疾復作國醫視之已不可為矣其薨也士林相弔諸公哭之慟公為人篤厚平實表裏洞然不為機械持身甚嚴待人以恕雖年德位望俱高而接物謙抑賢愚貴賤皆與之均禮自幼篤孝與敬少師遇子弟素嚴公先意承志惟恐順適不至雖雅性嗜書不樂俗務然東西惟命勞冗靡辭必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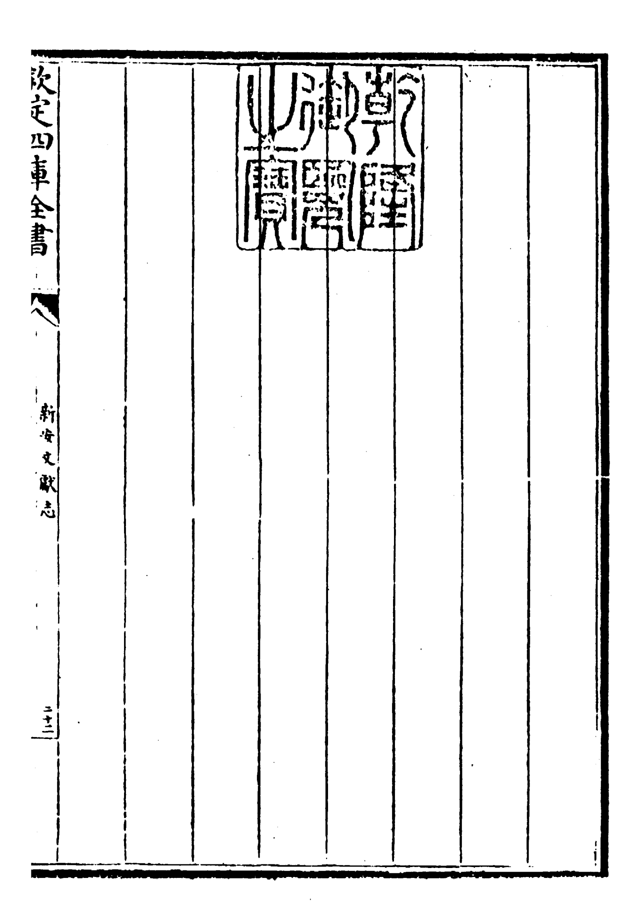
册以往學不廢程家無闕事人以為難恩隆族黨遠近數百口雍穆無間言與人交終始不變樂賙人之急解衣推食雖重費無所靳故舊亡殁賻卹其終經理其家纖粟備至凡鄉邦利病視之不啻猶已如折帛輸錢朝廷舊則每匹六貫五百而休歙二縣田賦既重民獨不堪歙縣向已蠲減惟休寧未有援例奏陳者公在宥府適臣僚論奏公力語廟堂數奏事方下户部值公薨背踰年特從所申本縣歲蠲諸錢一萬五千緡折帛每匹

裁減二貫由是鄉邑感公遺德相率立祠宇以寓無窮之報公平居不喜言人過寸長片善表揚汲引不遺餘力因公所薦進知名甚衆自奉極約既貴膳羞服用無踰寒素里第仍故居僅剏一樓貯圖畫一堂燕坐而已嘗言富貴在天非人力可求分有之則聽其自來無之則信其自去至於居官之道尤當以廉勤為本予平生所以省憂患得便宜者此爾公初第而歸四方學子不遠千里執經席下一經師承其所得必粹其文必有體

製可觀門人多達者如右史吳公格則與公偕顯於朝餘登桂籍預鄉舉升列賢關者接武駸駸殆莫勝數師友淵源特盛於江左奏議文集共二十卷藏於家公娶齊安郡夫人朱氏謹靖賢淑事舅姑至孝禮無違者從公宦遊勤儉撙節以需賓饋延禮師儒未嘗少為私奉先公二十年卒子男一人以思從事郎監西京中嶽廟以哀疚中山行卜兆域犯風濕得疾後公十有一月卒轉宣議郎致仕女二人長適朝奉郎賜緋魚袋姚元廸

廷魁頵之子也㓜未適人皆先卒孫男一人剛中前修職郎監西京中嶽廟令承遺澤換授承務郎孫女二人長早亡次適從事郎新寧國府旌德縣尉廵捕私茶鹽磐兼催江綱來剛中將以是年十二月十一日葬公于歙縣長壽鄉龍歸里龍山之原千里走介馳書謂伯成曰先大父雅與公善敢以行實為不朽託伯成辭不敢當然竊謂公以儒起家以勤膴仕歷四十餘年迄登宥府外不為表暴顯著之跡而斷斷無他休休有容有古

大臣之風齋心服勤於燕閒之間而民自得於畊桑隴畝之上使公未薨則措施成就詎止此哉伯成泉人也公守是邦嘗獲游公之門而且蒙公之眷相知最深其立身行已足以儀型當世而一話一言又可垂法將來至於慈祥愷悌之政鄉人歌詠成編棠陰蔽芾之思遺愛於今未泯也敬摭公言行之實書以畀其子孫以俟立言之君子謹狀寶慶元年四月日顯謨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傅伯成狀


乾隆御覽之寶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四